

藍與綠—— 台灣選民的政治意識型態初探

陳文俊**

《 本文摘要 》

民意或大眾政治態度的研究，不少主題聚焦於選民投票行為的意識型態詮釋。本文使用2000年台灣總統選舉的調查資料，試圖分析「泛藍」與「泛綠」在意識型態上的分野，包括「藍軍」、「綠營」的選民熟不熟悉「左派」、「右派」意識型態用詞？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是不是具有內在連貫一致？使不使用「左派—右派」政治光譜表示他們對政黨、議題的評價以及候選人投票偏好選擇？

本文發現接近半數的受訪者知道並使用「左派」、「右派」的意識型態用語，「藍軍」、「綠營」選民也有明顯不同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方式。選民的意識型態影響他們的政黨偏好、議題立場，也是投票抉擇的因素之一。在選民投票行為研究中，選民的意識型態或將與政黨取向、議題立場、候選人評價等因素，分庭抗禮，並在政黨投票模型、議題投票模型及候選人取向模型之外，或許要開始關注「意識型態投票」的模型。

關鍵詞：政治意識型態、「左派—右派」政治光譜、政黨偏好、政治議題、投票抉擇、意識型態投票

-
- 本論文使用資料全部採自「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為黃紀教授。該計畫資料由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及國立中山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執行並釋出。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論文之內容將由作者自行負責。

本文發表於「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學術研討會，「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主辦，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協辦。國立政治大學，綜院館國際會議廳。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九至二十日。論文宣讀時，承蒙論文評論人中研院人文社科所徐火炎教授之指正，特此致謝。三位論文匿名審查者的意見，已修正或補充於本文之中；另外，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黃志呈先生提供資料分析的協助，一併致謝。

- **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壹、前言

「藍」與「綠」是台灣政治競爭場合的特殊色彩，特別是在競選造勢場面裡，藍旗飛舞、綠旗飄揚，「藍軍」、「綠營」，旗幟鮮明。無疑的，台灣的政治調色盤，藍與綠是二原色，其中還雜有黃色、橙色及土黃色。政治色彩光譜，一邊一色，由左至右，從深綠到正藍，大致劃分成「泛綠」與「泛藍」陣營。在這些不同政治色彩的陣營裡，吾人大致知道是誰在那裡？他們在談些什麼內容？以及，他們的企圖目的何在？

「泛藍」、「泛綠」，各代表不同的政治勢力。泛藍軍包括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泛綠營則有民進黨、建國黨、台聯。「藍軍」與「綠營」的旗幟分野，大致可以以意識型態為界域。「泛藍」信奉三民主義、體制內改革、大中國意識、中國統一、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等的意識型態立場；反之，「泛綠」則堅持民主價值、反體制改革、台灣優先、住民自決、台灣獨立、環保意識、社會福利、社會改革等的意識型態論述（註一）。

政黨多少以意識型態為界域。然而，台灣的選民到底有沒有意識型態的思考習慣？他們會不會以意識型態來決定投票？本文使用2000年台灣總統選舉的調查資料，試圖分析「泛藍」與「泛綠」在意識型態上的分野？「藍軍」、「綠營」選民是否知道「左派」、「右派」意識型態的用詞？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是否連貫一致？是否使用「左派—右派」政治光譜，表示他們對政黨、議題的評價？以及「藍軍」、「綠營」選民的意識型態光譜，其在投票抉擇的諸多因素中之相對影響力為何？

貳、政治意識型態：定義、性質及研究

在投票行為的理論中，雖然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眾多；例如，候選人的能力、人格特質、社會關係網絡、政黨忠誠及議題立場等，就是一般最常拿來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但是，一旦選舉結束，有關選舉成敗的解釋，特別是媒體的說法，通常是意識型態的因素。意識型態，它的意含廣泛，包羅萬象，就往往提供一條解釋選舉結果的便捷線索。

傳統上，意識型態指涉一類思想體系、一種政治社會哲學。就起源說，在法國革命時期，法國哲學家 Antonie Destutt de Tracy 創造「意識型態」（法文為 *idéologie*）一詞，以指稱「觀念學」（*science of ideas*），意指有關觀念的起源、演變及性質的研究；法國後啓蒙時期的意識型態論者，期待此種科學探究會促使正義與和諧社會的普遍

原理之發現（引自 Christenson et al., 1981：2-3）。意識型態本是研究觀念的中性字詞，但經過拿破崙「黑暗玄學」（dark metaphysics）的曲解、馬克思（Karl Marx）「統治階級的利益」之成見；概念上，意識型態一詞已經成爲一種惡名（Christenson et al., 1981：2），一種「有顏色的思想」（殷海光，1966：42）；就是在實際政治上，凡對政治上的人、事、政策或主張，所謂貼上意識型態標籤，也或多或少代表一種貶抑。其實，以此方式界定意識型態除了能獲得心理上的某種滿足之外，並無助於對意識型態一詞的瞭解。

在民意與選民投票行爲研究上，意識型態一詞並不作哲學用詞，而是指涉一類信仰系統、一種態度結構。無疑的，把意識型態視爲一種信仰系統、一類態度結構，它另外開啓意識型態的經驗層面的研究。最早，Angus Campbell 等人（1960：192）以意識型態指稱「一種特殊精製、緊密交織及廣大範圍的態度結構」（structure of attitudes）；Philip E. Converse（1964：207）更直接以「信仰系統」（belief system）一詞取代意識型態，意指觀念與態度的綜合。把意識型態視爲態度的結構，意義上係假定態度結構是向度性用詞（dimensional terms）、內涵上態度結構是議題取向（issue-oriented）的。（Conover and Feldman, 1981：618）就向度性用詞言，Angus Campbell 等人（1960：216-265）使用「開放性面訪問題」訪問受訪者，允許受訪者使用他們自己的字詞來評價當時的政治議題與候選人，以調查受訪者所使用的評價向度。結果，幾乎唯一使用的意識型態向度就是「自由派—保守派」這個向度（liberal-conservative dimension）（註二）。另就態度結構是議題取向言，態度的對象是針對政治議題而發。Angus Campbell 等人（1960：216-265）調查的政治議題包括四題內政議題、三題外交事務議題，結果發現受訪者對這七項政治議題的反應具有結構性。態度的結構特性，因而另外產生信仰系統的一項重要特性，就是態度成分之間的限制性。限制性，依據 Philip E. Converse（1964：207-208）的說法，意指構成信仰系統的觀念與態度元素是以某種「限制」（constraint）或「功能互賴」（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方式緊密結合在一起。就靜態面言，「限制」是指元素之間存在著預測性，只要我們原本知道一個人擁有某一特定的態度，他也會具有更多其他的觀念與態度。舉例言，依據「限制」的概念，我們可以判斷某人反對社會福利的擴張，他會也是一位保守份子並且同時也會反對任何私人企業的國有化、中央政府提供教育補助、高累進所得稅率等。就動態面言，「限制」或「功能互賴」指涉一個觀念、態度元素的變動，必然引起其他觀念、態度元素的連動變化。某人堅持一種態度，那是因爲他堅持某些更深層的若干觀念或態度；而主要觀念或態度元素的改變，必然引起整個信仰系統的變動。所以元素之間的相對重要性，就形成目的與手段的互爲聯鎖。態度結構的「限制」，因此也就是意指對議題的態度反應的邏

輯連貫或一致立場 (logical coherence or consistency) (Mullins, 1972: 507; Nie et al., 1979: 135-36)。具有限制作用的意識型態，及信仰或態度元素彼此構造成一個系統，因而它不同於其他有關政治的隨機、雜亂之觀念、態度或情感 (Mullins, 1972: 510)。殷海光 (1966: 42) 一度將 “ideology” 音譯同時也義譯成「意底牢結」，正是說明態度結構的限制、態度立場的連貫一致之特性。

政治意識型態作為一種信仰系統，它的一個功能是提供人們認知的結構 (註三) (Campbell et al., 1960: 193; Christenson et al., 1975: 13)、認知的要素 (Converse, 1964: 208)、「認知圖案」(Himmelweit et al., 1981: 217)、或「認知系統」(Scarborough, 1984: 26)。人們使用意識型態來感知、理解與詮釋政治世界。

意識型態的功能，Angus Campbell 等人 (1960: 193) 曾使用「政治翻譯」(political translation) 的譬喻來說明政治意識型態的作用。他認為 (意識型態) 提供政治領域與其它領域之間的一個交換平台，如果某人熟練某一種意識型態，透過意識型態的政治翻譯，他就可以通曉其他更為廣泛領域的事務。雖然，Asher Arian and Michal Shamir (1983) 認為類似「自由派—保守派」或「左派—右派」光譜，其實對一般選民言並無意識型態的含意，只是一種政治標記而已，但是它還是能夠提供選民「政治暗示」(political cues)。政黨發出有關議題或態度的暗示，目的是要幫助選民做出正確的投票決策，這才是「左派—右派」光譜基本的政治功能。

參、「左派—右派」政治光譜

法國革命時期出現意識型態的用詞，「左派」與「右派」的名詞似乎也是源自當時的法國。一七八九年的夏天，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巴黎召開三級會議。五月五日、六月二十三日的兩次集會，在 U 型而成階梯狀的會議廳內，貴族階級坐在國王的右邊，第三會議的代表在左邊；八月，貴族階級與愛國份子在「杜樂佛宮」(Tulleries) 召集制憲會議 (Constituent Assembly)，愛國份子坐在議長席的左邊，而貴族階級在右邊。(Arian and Shamir, 1983: 139) 由此，政治意識型態立場，由「左」至「右」來劃分。大多數常有的「左派」、「右派」政治論述，具有經濟的意含，指涉平等與反平等、政府干預與自由企業、主張變遷與維護現狀。一般而言，「左派」較不滿現狀，相信人類的平等性，而要求財富與權力的重新分配，支持個人自由與國際主義；當代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生態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皆屬之。至於「右派」則較滿於現狀，懷疑人類的理智能力，重視私有財產的神聖性，相信菁英統治是合理的，反對國家

的干預和大規模的福利政策；資本主義、保守主義、家父長主義屬之（楊日青等，1999：70）。

在民意或大眾政治態度的分析上，最常使用的意識型態概念，就是「自由派—保守派」連續量尺（liberal-conservative continuum）或「左派—右派」政治光譜（left-right political spectrum）。在美國，選民政治思考的意識型態標準或尺碼（yardstick），就是「自由派—保守派」量尺（Campbell et al., 1960；Converse, 1964；Field and Anderson, 1969；Miller and Miller, 1972；Nie and Andersen, 1974；Holm and Robinson, 1978；Levitin and Miller, 1979；Knight, 1987；Robinson and Fleishman, 1988；Smith, 1990；Macdonald et al., 1995；Bery et al., 1998）；而在其他歐洲國家的選民則是拿「左派—右派」標準來表示他們自己的立場以及對政黨、候選人的偏好與政治議題的評價（Barnes, 1971；Klingemann, 1972；Arian and Shamir, 1983；Bochel and Denver, 1984；Macdonald et al., 1991；Bartle, 1998；Evans et al., 1996；Savage, 1985；Kitschelt and Hellemans, 1990；Macdonald et al., 1995；Lafferty and Knutsen, 1984；Aarts et al., 1999；Lewis-Beck and Chlarson, 2002）；其中，Hans D. Klingemann（1979a, 1979b）並試圖就「左派—右派」光譜的使用與意義，針對英、美、荷蘭、西德、奧地利等五個西方民主國家，從事跨國比較研究。

1. 選民的「左派—右派」政治光譜

台灣的一般選民具有意識型態嗎？他們有沒有使用意識型態思考政治的習慣？台灣選民是不是根據他們的意識型態來投票？所謂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意指使用「自由派—保守派」量尺或「左派—右派」光譜來認知、瞭解與詮釋政治；然則，到底台灣選民的政治認知結構中，有沒有這把量尺？實證上吾人如何測量得知他們的政治思考中有這把量尺的存在？在「左派—右派」政治光譜上，「藍軍」、「綠營」的選民是否有明顯差異？

Angus Campbell（1964：216-264）使用「開放性訪問問題」進行社會調查。在經過登錄後，重新建構「概念化水平」的概念，用以說明一般大眾使用意識型態字詞思考政治的程度，這是「意識型態認定」（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或「自由派—保守派自我認定」（liberal/conservative self-identification）的測量（註四）。本調查則是使用「封閉性訪問問題」，由受訪者向訪員所出示一張由0（左派）到10（右派）量尺的卡片（實際長度是17.7公分），標定自己的位置，這稱為「左派—右派自我定位」（left-right self-placement）測量（註五）。圖1.1顯示2002年一月至三月間的調查，台灣選民的「左派—右派」政治光譜分布。調查結果，全體受訪選民2,022人，能被歸類

選舉研究

的一共有978人，佔48.37%；其中，左派占2.9%，偏左7.1%，中間派63.4%，偏右16.7%，右派10.0%，而受訪者看訪員出示的量尺，無反應者1,044人，佔51.63%；其中，選答「不知道」者993人、佔49.11%，「拒答」者47人、佔2.32%，訪員漏問4人、佔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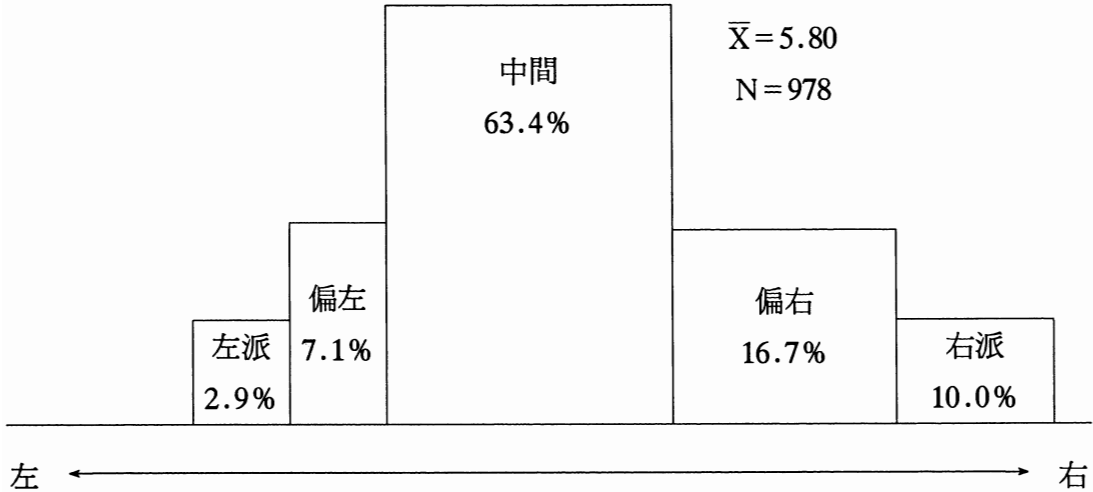


圖1.1 (全體)選民的政治光譜分布

「左派—右派自我定位」量測台灣選民，結果近半數（48.37%）的受訪選民，知道「左派」、「右派」的用詞，他們能夠在「左派—右派」連續量尺上自我定位。然則，近半數的台灣民衆知道「左派」、「右派」的用詞，這表示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對台灣選民來說，係一件容易的事情呢？抑或困難陌生呢？近半數（48.37%）的受訪選民，知道「左派」、「右派」的用詞，然則他們是否真正知道「左派」、「右派」的意涵，也是值得懷疑的事。由於這是「左派—右派自我定位法」在台灣的首次量測，本文無法比較國內不同時期的量測結果，也無從確定選民是否真正知道「左派」、「右派」的意涵；但從跨國資料比較，台灣選民（48.37%）「左派—右派自我定位」的認識程度，其實遠低於德國（93%）、荷蘭（93%）、丹麥（91%）、英國（82%）、奧地利（75%）（Hans D. Klingemann, 1979a：229）並低於挪威（87%），（Lafferty and Knutsen, 1984：350）、義大利（76%）（Barnes, 1971：165）、法國（98.1%）（Lewis-Beck and Chlarson, 2002：494）等歐洲國家（註六）。即使，在1972—76年間，美國相類似的「自由派—保守派」量尺量測（註七），雖是使用「開放性訪問問題」，但在去除問句用詞的差別，大致有80%至85%的自我定位的認識（Klingemann, 1979a：230）。比較之下，英、美兩黨制國家的公民，顯然他們對二分法意識型態的認識反而比歐陸多黨制國家模糊；而「左派—右派」量尺的自我定位，在法國、義大利、

西德的調查比率高，歐洲國家選民比較願意在「左派—右派」光譜上自我定位（Kitschelt and Hellemans, 1990：212-213）。

「左派—右派」量尺的自我定位，台灣選民政治光譜分布很明顯的「中間」選民佔絕對多數（63.4%）、其次是偏右（16.7%）、右派（10.0%）、偏左（7.1%）、左派（2.9%）。首先，由於實地訪問調查時，是由受訪者向訪員所出示一張由0（左派）到10（右派）量尺的卡片，並由受訪者自我定位，而無反應者（含不知道、拒答、漏問）視作缺失值統計，並非歸類為中間派，因此佔絕對多數的「中間」選民，係實際受訪者自我定位的結果。其次，「左派—右派」量尺，偏右派（偏右與右派）的比率（26.7%）大於偏左派（偏左與左派）的比率（10.0%），平均數是5.80，中位數是5.45，偏態是0.40。因此，「左派—右派」量尺的自我定位，選民的政治光譜分布是中間偏右派的型態。

此外，無反應者（含不知道、拒答、漏問）超過半數（51.63%），毋寧也值得進一步分析。其中，「不知道」（49.11%）是認知的問題，在受訪者的認知結構中，一方可能表示不知道「左派」、「右派」為何物？另一方則有可能知道什麼是「左派」、「右派」，但卻不知道自己應定位在那裡？「拒答」（2.32%）則是認知上可能不知道「左派」、「右派」為何物？另一方則有可能知道什麼是「左派」、「右派」，但卻有意隱藏自己的定位。其實，在民意或大眾政治態度的調查研究中，一般大眾是欠缺意識型態的思考能力。在美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概念化，只有極為少數的受訪者有這個能力（Campbell et al., 1960：249；Converse, 1964：218），而且這是知識份子或菁英分子才擁有的能力（Campbell et al., 1960：250；Converse, 1964：247）（註八）。在Hans D. Klingemann（1979a：246）的「意識型態的概念化」（ideological conceptualization）五個西方民主國家研究中，量測一般大眾認識與主動使用「左派—右派」架構的能力，其中美國人（59%）與英國人（67%）較缺乏這種能力，而荷蘭人（41%）、西德人（33%）、奧地利人（53%）同樣欠缺。台灣民衆無反應者（51.63%），其中「不知道」（49.11%）的比率，如果同樣視作是認知結構上的缺乏，這比率其實是落在這些國家之間。

圖1.2、1.3顯示，「藍軍」、「綠營」選民的政治光譜分布。調查方式、統計方法都相同於全體受訪者，只是全體受訪者就其政黨偏好屬性分裂為「藍軍」，包括新黨、親民黨及國民黨；「綠營」有民進黨、建國黨及台聯，並統計其調查結果（註九）。首先，比較「全體」與「藍軍」、「綠營」選民的不同；就「中間」選民分布分析，「全體」樣本（63.4%）、「藍軍」（58.1%）、「綠營」（60.3%）選民，基本上都是中間偏右派，只是「藍軍」（35.6%）比「全體」、「綠營」更偏右的中間偏右派，平均

選舉研究

數是6.24，中位數是5.76，偏態是0.28；而「綠營」比「全體」、「藍軍」稍偏左的中間偏右派，平均數是5.53，中位數是5.34，偏態是0.07。「全體」、「藍軍」、「綠營」的光譜，恰如一般的認知，呈現中間偏左的「綠營」（16.0%），中間的「全體」（63.4%），中間偏右的「藍軍」（35.6%）。

其次，比較「藍軍」與「綠營」選民的差異。「藍軍」與「綠營」各代表不同的政治勢力組合，「藍軍」與「綠營」雖仍然都是中間偏右派，但「藍軍」比「綠營」偏右派，而「綠營」比「藍軍」偏左派；不過，「藍軍」（58.1%）、「綠營」（60.3%）的中間選民仍然佔絕對多數。從光譜的概念言，「藍軍」、「綠營」的選民雖各佔光譜的右、左兩端，但都是類似紡錘分布，中間大兩頭小；仍然是溫和型政黨，而非激進派政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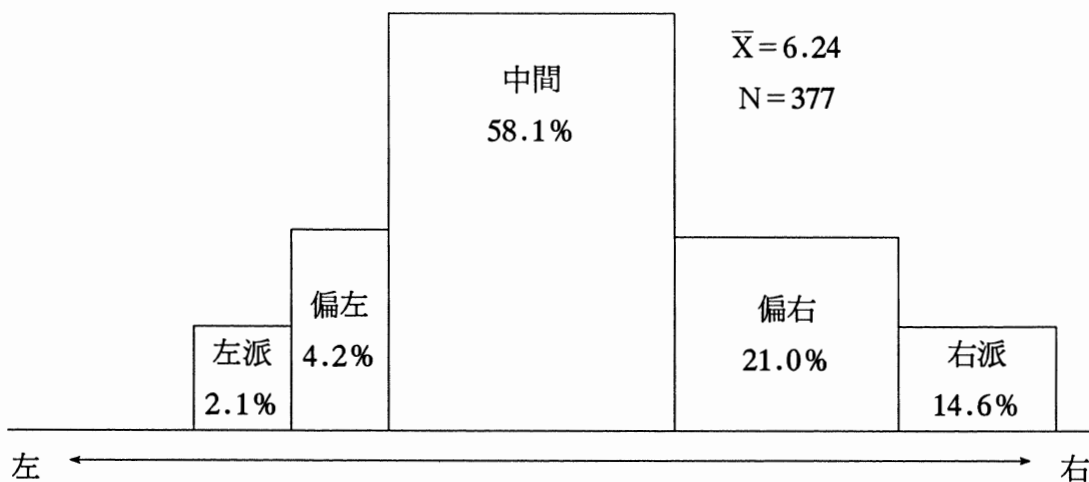


圖1.2 （藍軍）選民的政治光譜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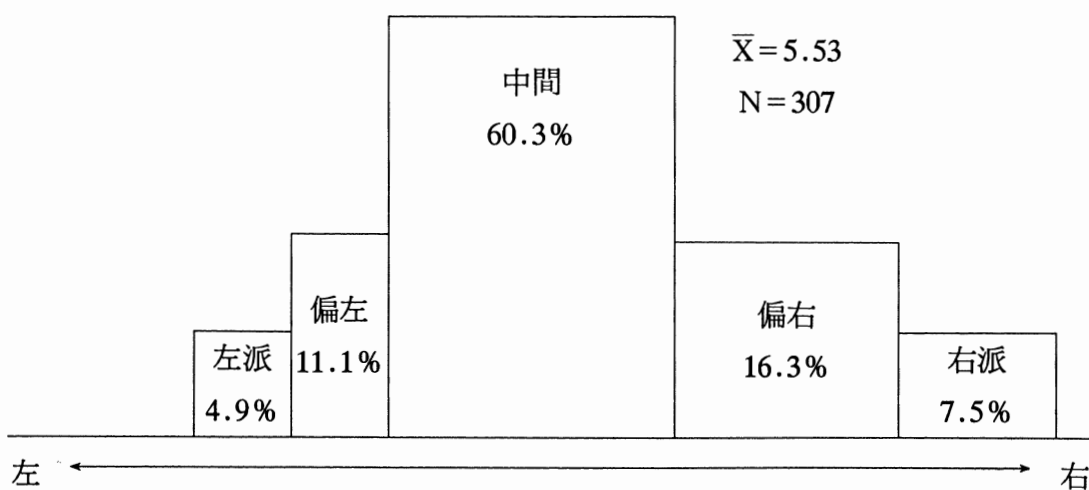


圖1.3 （綠營）選民的政治光譜分布

2. 選民、政黨的光譜位置

人類社會自古總是存在著因各種身分背景的不同而區隔出來的差異，例如階級、宗教、種族、地域、性別等。基於這種的差異，人類社會因而形成許多團體。基本上這些團體稱為初級性團體，另外還有一些建立在社會分裂基線上的其他次級性團體，政黨便是其中最為顯著的一個政治性團體。不過，政黨的社會基礎有的來自於社會階級的差異，也有基於人群的共同興趣、利益、理想或是意識型態；因而，人類社會會有代表社會階級差異、共同興趣、利益、理想的政黨組織，也會有以意識型態為界域的政黨類別。

歐洲社會一直有階級差異的現象，各階級大都也有代表其利益的政黨；反而在美國、台灣社會卻沒有強而有力的階級屬性政黨。過去，台灣雖有勞動黨和工黨等左翼政黨，可惜皆淪為「泡沫型政黨」。然則，在「左派—右派」政治光譜上，台灣的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台聯等這五個政黨的定位在那裡？台灣的選民如何定位這五個政黨的意識型態位置？在政黨的光譜上，「藍軍」、「綠營」的支持者，是否有明顯「空間」位置差異？

圖2，選民、政黨光譜位置，同樣使用受訪者「左派—右派自我定位」法，以0（左派）到10（右派）量尺，量測選民自己及選民定位五個政黨的意識型態平均位置。就「全體」樣本分析，由左至右，依次是台聯（4.23）、民進黨（4.65）、新黨（5.20）、親民黨（5.33）、選民（5.8）及國民黨（5.91）；就「藍軍」樣本探討，同樣由左至右，依序為台聯（3.27）、民進黨（3.86）、新黨（5.85）、親民黨（6.01）、選民（6.24）及國民黨（6.55）；再就「綠營」樣本觀察，還是由左至右，依序為新黨（4.39）、親民黨（4.48）、台聯（5.19）、國民黨（5.33）及選民、民進黨（5.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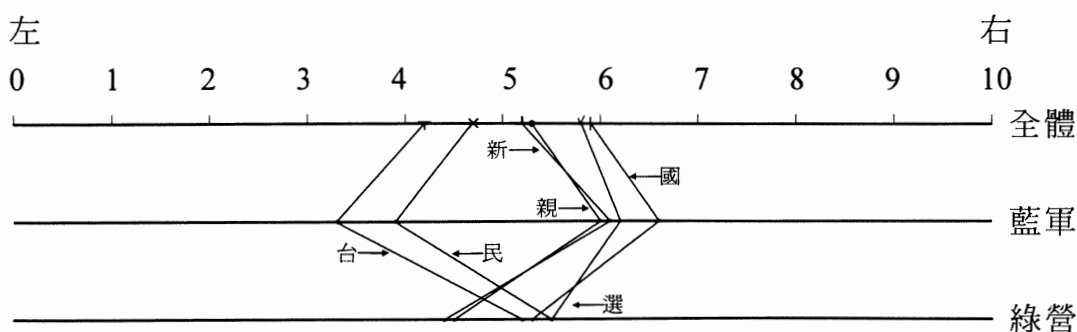


圖2 選民、政黨的政治光譜位置（註十）

首先，就意識型態定位的平均位置言，0到10量尺，平均數就是5。選民自己或政黨被定位的平均數位置，小於5者就是偏左，數字越小越偏左派；反之，平均數大於5者就是偏右，數字越大越偏右派。所以，在「全體」樣本中，「左派—右派」政治光譜上，台灣的五個政黨，由左至右，依序是台聯、民進黨、新黨、親民黨、國民黨；其中，台聯、民進黨是中間偏左政黨；新黨、親民黨、國民黨則是中間偏右政黨。倘與「全體」樣本的定位比較，「藍軍」樣本的定位與「全體」樣本方向無異，但「空間」距離拉大，因而「藍軍」樣本的定位平均數，最為分散，五個政黨的兩個陣營，加深了意識型態的差異；「綠營」樣本的定位，不僅方向改變而且「空間」距離縮小，所以定位平均數變成最為集中，反而淡化了政黨間的意識型態差異。

其次，就分類言，依據「左派—右派自我定位」調查結果的登錄。就政黨定位，在「全體」樣本中，全體受訪者認為台聯、民進黨屬於左派政黨，新黨、親民黨及國民黨則被歸類為中間派政黨；就「藍軍」樣本分析，在「藍軍」心目中，台聯、民進黨當然屬於左派政黨，而且比全體選民更認為是偏左的政黨；新黨仍然被歸類為中間派政黨，親民黨及國民黨則向右移動，已屬於偏右的政黨；從「綠營」樣本分析，在「綠營」眼裡，原來屬於左派政黨的台聯、民進黨，大幅向中間靠攏，出乎意料之外的，已經變成中間派政黨；其中，民進黨還比國民黨更中間偏右；新黨、親民黨則由中間派政黨向左移動，反而被定位為左派政黨；原來中間派的國民黨則稍由中間向左移動，但仍然是中間派的政黨。就選民定位，「全體」、「綠營」的選民都把自己定位為意識型態的中間派選民，而「藍軍」卻自己定位為意識型態的偏右派選民。無論如何，「藍軍」、「綠營」都一致的動作，就是把自己與選民拉近，並將對手政黨推遠。這個動作，「綠營」比「藍軍」明顯。

3. 選民、政黨在政治議題的光譜位置

選民的信仰系統假設它是議題取向的，選民的信仰系統內涵上是針對議題來的（Conover and Feldman, 1981；621；Levitin and Miller, 1979）。本調查研究針對：台灣獨立或中國統一、環境保護或經濟發展、推展社會福利或自己照顧自己的事，以及大幅改革或社會安定等問題，分別涵蓋「國家定位」、「經社建設」、「政府規模」及「社會發展」四大議題領域，試圖分析選民、政黨分別對這四個議題領域的光譜位置。本調查使用0到10的連續量尺，由受訪者自我定位在量尺的位置，以測量選民自己與政黨的議題立場，並企圖分析在政治議題的光譜上，「藍軍」、「綠營」的選民，是否有明顯「空間」位置差異（註十一）？

3.1 國家定位議題

「我們社會上的人經常討論中國統一或台灣獨立的問題，有人主張台灣儘快宣佈獨立；有人認為兩岸儘快統一；還有人的看法是在於這兩種看法之間（註十二）。」這是「國家定位」議題，台海兩岸關係的發展，中國統一抑或台灣獨立，係當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論題。圖3.1，顯示受訪者對「國家定位」議題的自我定位平均位置，0到10的連續量尺，平均數位置是5，平均數位置越小越傾向主張台灣應該儘快宣佈獨立，平均數位置越大越認為兩岸應該儘快統一。就「全體」樣本分析，由左邊（台灣獨立）至右端（中國統一），平均數位置依次是台聯（2.51）、民進黨（2.58）、選民（5.17）、國民黨（7.18）、親民黨（7.22）及新黨（7.63），就「藍軍」樣本探討，同樣由左邊至右端，依序為台聯（2.15）、民進黨（2.19）、選民（6.19）、親民黨（6.68）、國民黨（6.89）及新黨（7.27），再就「綠營」樣本觀察，還是由左邊至右端，依序為台聯、民進黨（2.79）、選民（4.17）、國民黨（7.75）、親民黨（8.11）及新黨（8.25）。

就「空間」位置言，國民黨、親民黨及新黨明顯的是被定位在光譜的右端，也就是認為兩岸應該儘快統一者；台聯、民進黨則在光譜的左邊，亦即主張台灣應該儘快宣佈獨立；倒是全體選民正好定位在中間，也就是不統不獨。五個政黨在統獨議題上的光譜定位，倘與全體選民比較，最偏向台灣獨立主張的是台聯，「空間」是-2.66、其次是民進黨（-2.59），而最偏向中國統一的是新黨，「空間」是+2.46、其次是親民黨（+2.05）及國民黨（+2.01）。就「空間」類型，台聯、民進黨只是偏獨政黨，並無急獨傾向；而新黨、親民黨及國民黨也只是偏統政黨，也無急統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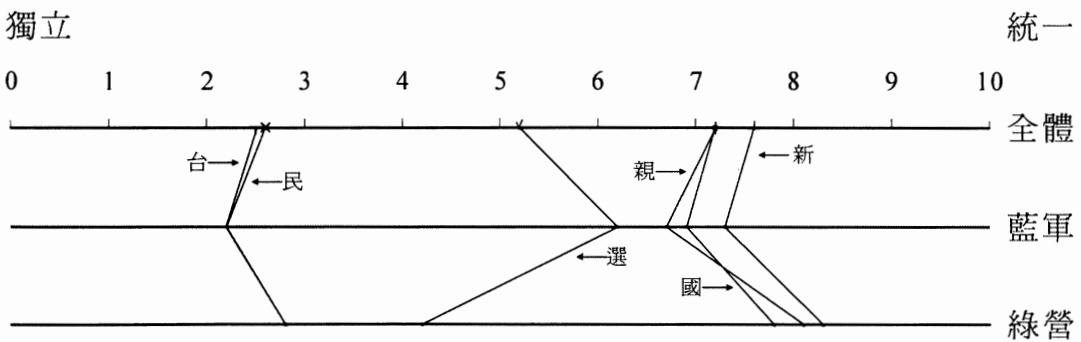


圖3.1 選民、政黨在國家定位議題的光譜位置

就「國家定位」議題，台聯、民進黨是台灣獨立的發言人，新黨、親民黨及國民黨則是中國統一的代理者。「藍軍」、「綠營」的「空間」位置與類型的定位差異何在？

首先，「藍軍」比「全體」稍稍將台聯、民進黨往更偏獨立方向推，也把新黨、親民黨及國民黨稍向中間靠攏；但自己定位時，則從原來正中間立場大幅推向右端，變成偏向中國統一的主張。「綠營」比「全體」稍將台聯、民進黨往更偏中間立場方向推，而且兩黨定位的位置一樣；也把新黨、親民黨及國民黨更推向右邊，除國民黨仍然維持偏統不變外，親民黨、新黨重新被定位為急統政黨；在自己定位時，則從原來正中間立場大幅推向左邊，接近偏獨的立場。

3.2 經社建設議題

「就發展經濟與環境保護來看，社會上有人強調保護環境，有人強調發展經濟。」這是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兩難的「經社建設」議題。圖3.2，顯示受訪者對經濟發展或保護環境議題的自我定位平均位置，0到10的連續量尺，平均數位置是5，平均數位置越小越傾向保護環境，平均數位置越大越主張經濟發展。就「全體」樣本分析，由左邊（保護環境）至右端（經濟發展），平均數位置依次是新黨（5.56）、民進黨（5.63）、台聯（5.80）、選民（6.08）、親民黨（6.29）及國民黨（7.24），就「藍軍」樣本探討，同樣由左邊至右端，依序為民進黨（5.16）、台聯（5.27）、新黨（5.58）、選民（6.21）、親民黨（6.30）及國民黨（7.33），再就「綠營」樣本觀察，還是由左邊至右端，依序為新黨（5.80）、選民（5.83）、民進黨（6.17）、台聯（6.29）、親民黨（6.52）及國民黨（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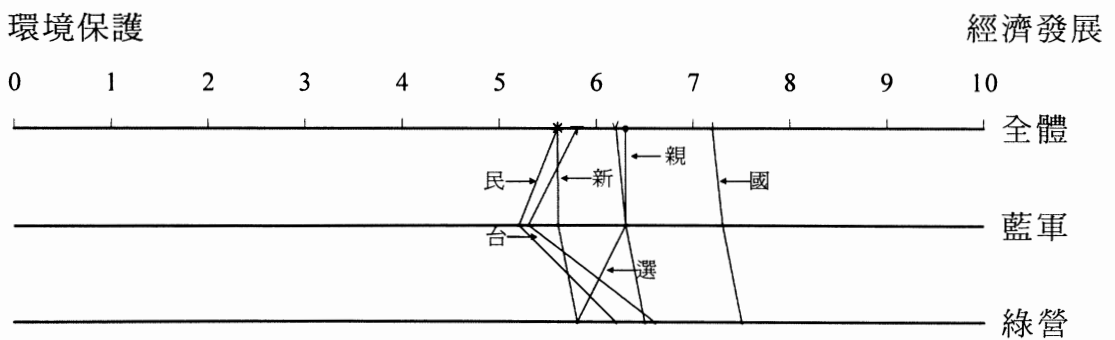


圖3.2 選民、政黨在經社建設議題的光譜位置

就「空間」位置言，選民與五個政黨都位於中間偏右，也就是傾向經濟發展，其中，新黨明顯的是被定位在偏右的最左端，其次是台聯、民進黨落其後，反是較傾向經濟發展；親民黨及國民黨則在偏右的右端，亦即更傾向主張經濟發展；全體選民定位在中間稍偏右，也就是傾向經濟發展。五個政黨在「經社建設」議題上的光譜定位，倘與全體選民比較，最偏向保護環境主張的是新黨，「空間」是 -0.52、其次是民進黨

(-0.45)、台聯(-0.28)、親民黨(+0.21)及國民黨(+1.16)，所以三個政黨的定位，新黨、民進黨、台聯落在選民的左端；也就是說，在全體受訪者看來，這三個政黨比選民重視環境保護；而親民黨、國民黨則位於選民的右邊，比選民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就「空間」類型，新黨、台聯、民進黨中間偏右，是主張經濟發展的政黨；而親民黨、國民黨則是偏右，更傾向主張經濟發展的政黨。

就「經社建設」議題，新黨、民進黨、台聯、親民黨及國民黨都傾向經濟發展優先於環境保護，全都是經濟發展的代言人。「藍軍」、「綠營」的「空間」位置與類型的定位差異何在？首先，「藍軍」比「全體」將台聯、民進黨往更偏保護環境方向推，但只推到接近中間位置；也把親民黨、國民黨稍稍再向右端推；但自己定位時，則從原來中間立場推向右端，偏向經濟發展的主張。「綠營」比「全體」將台聯、民進黨往更偏右端立場方向推，而落入傾向經濟發展的主張；也把親民黨、國民黨稍推向右邊，但還是偏經濟發展而已；新黨也稍向經濟發展；在自己定位時，原來中間立場推向右端，較接近偏經濟發展的立場。

3.3 政府規模議題

「在社會福利方面，有人認為人民應該自己照顧自己的事，政府不必管太多；有人認為政府應該積極推展社會福利，照顧所有的人民。」這是「政府規模」議題，政府是扮演「大政府」角色，包山包海；抑或「小而美」，公、私協力，政府不必管太多，顯然是一項困難的政策選擇。圖3.3，顯示受訪者對政府規模議題的自我定位平均位置，0到10的連續量尺，平均數位置是5，平均數位置越小越傾向推展社會福利，平均數位置越大越認為應該自己照顧自己的事（註十三）。就「全體」樣本分析，由左邊（積極推展社會福利）至右端（政府不必管太多），平均數位置依次是選民（1.51）、民進黨（2.98）、親民黨（3.60）、國民黨（3.84）、台聯（3.88）、及新黨（4.12）。就「藍軍」樣本探討，同樣由左邊至右端，依序為選民（1.50）、親民黨（3.04）、國民黨（3.12）、民進黨（3.50）、新黨（3.68）及台聯（4.46）；再就「綠營」樣本觀察，還是由左邊至右端，依序為選民（1.39）、民進黨（2.39）、台聯（3.31）、親民黨（4.20）、國民黨（4.53）及新黨（4.60）。

就「空間」位置言，民進黨明顯的是被定位在光譜的左端，也就是傾向積極推展社會福利者；親民黨、國民黨、台聯都落其後，較被定位為政府不必管太多，應該自己照顧自己的事；新黨則是在光譜的較右端；全體選民自己定位在左端，也就是極力主張積極推展社會福利。五個政黨在「政府規模」議題上的光譜定位，倘與全體選民比較，最偏向積極推展社會福利的是民進黨，「空間」是+1.47、其次是親民黨（+2.09）、國民黨（+2.33）、台聯（+2.37）、新黨（+2.61）。所以，五個政黨的定位，全部落

在選民自己定位的右端；也就是說，關於政府的規模，在全體受訪者看來，這五個政黨全都比選民傾向於政府不必管太多，重視自己應照顧自己的事；但就「空間」類型，五個政黨仍都屬於偏左，主張積極推展社會福利的政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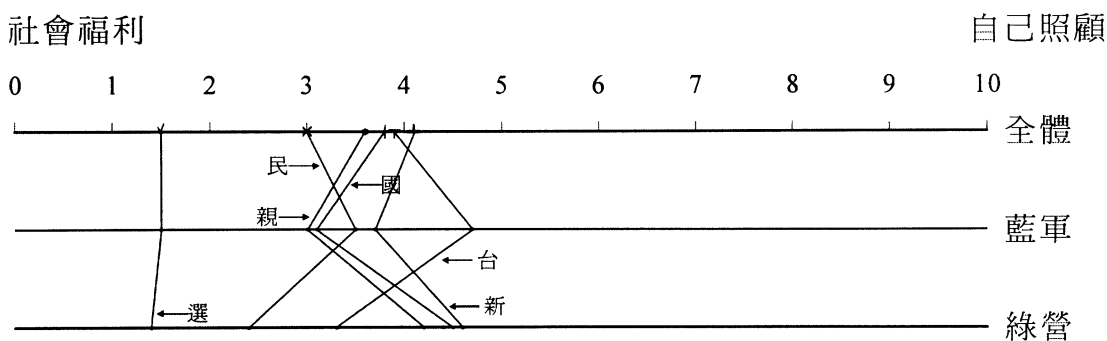


圖3.3 選民、政黨在政府規模議題的光譜位置

在「政府規模」的議題上，五個政黨都偏左，主張積極推展社會福利的政黨，全都是積極推展社會福利的代言人。「藍軍」、「綠營」的「空間」位置與類型的定位差異何在？首先，「藍軍」比「全體」將親民黨、國民黨、新黨稍向偏積極推展社會福利的方向推，但仍不超出3-4的量尺範圍；也把民進黨、台聯稍向右端推；但自己定位時，仍然是原來的位置派立場不動。「綠營」比「全體」將台聯、民進黨往更偏左邊方向推，多加些積極推展社會福利的主張；也把親民黨、國民黨、新黨更推向右邊，加重自己的事自己照顧，政府不必管太多的比重；在自己定位時，仍然也是原來的立場位置。

3.4 社會發展議題

「就整個台灣的發展來看，有人認為大幅度改革是最重要的事，即使犧牲一點社會安定，也是值得的；有人則強調社會安定最重要，追求改革不應該影響社會安定」。這是「社會發展」議題，改革或安定係兩難的政策選擇。圖3.4，顯示受訪者對「社會發展」議題的自我定位平均位置，0到10的連續量尺，平均數位置是5，平均數位置越小越傾向大幅度改革，平均數位置越大越強調社會安定。就「全體」樣本分析，由左邊（大幅度改革）至右端（強調社會安定），平均數位置依次是民進黨（4.64）、台聯（4.77）、新黨（5.73）、親民黨（6.15）、國民黨（6.80）及選民（7.19）；就「藍軍」樣本探討，同樣由左邊至右端，依序為民進黨（4.13）、台聯（4.15）、新黨（5.94）、親民黨（6.50）、國民黨（7.20）及選民（7.68）；再就「綠營」樣本觀察，還是由左邊至右端，依序為民進黨（4.99）、台聯（5.14）、新黨（5.55）、親民

黨(5.86)、國民黨及選民(6.47)。「藍軍」、「綠營」樣本，都同於「全體」樣本，對五個政黨定位的方向不變。

就「空間」位置言，民進黨、台聯明顯的是被定位在光譜的左端，也就是傾向大幅度改革；新黨、親民黨、國民黨則被定位在右端，強調社會安定的重要性；全體選民自己定位在傾右派，也就是主張社會安定。五個政黨在社會安定或大幅度改革議題上的光譜定位，倘與全體選民比較，最偏向大幅度改革的是民進黨，「空間」是-2.55、依次是台聯(-2.42)、新黨(-1.46)、親民黨(-1.04)及國民黨(-0.39)。所以，五個政黨的定位，全部落在選民自我定位的左端；也就是說，關於改革或安定，在全體受訪者看來，這五個政黨全都比選民傾向改革。不過，就「空間」類型，五個政黨雖都位居選民的左邊位置；但是，在「社會發展」議題上，較左邊的民進黨、台聯，仍屬於中間派政黨；新黨亦屬於中間派政黨；而親民黨及國民黨則為偏右的政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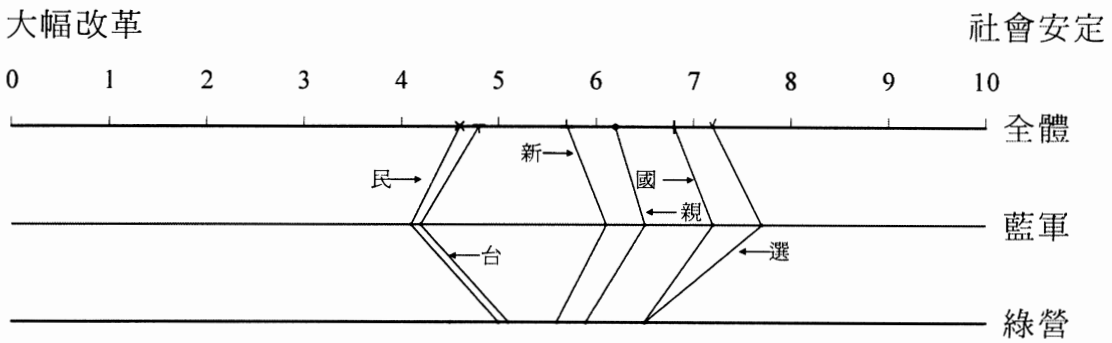


圖3.4 選民、政黨在社會發展議題的光譜位置

在「社會發展」議題，人心思安定。「藍軍」、「綠營」的「空間」位置與類型的定位是否有所差異？首先，「藍軍」比「全體」將民進黨、台聯稍向左端推，但仍不超出中間派範圍；也把新黨、親民黨、國民黨（幅度較大）稍稍向偏社會安定的方向推，但也沒有超出偏右的光譜範圍；但自己定位時，把自己推向更右端，但仍然是原來的偏右範圍。「綠營」比「全體」將民進黨、台聯往偏右端方向推，但仍然是原來的4-5量尺範圍；也把新黨、親民黨、國民黨稍推向左邊，新黨、親民黨變成中間派，而國民黨仍維持偏右立場，強調社會安定的重要性；在自己定位時，較大幅拉向左邊，稍稍比國民黨傾向改革。

肆、意識型態光譜的動態

1. 態度結構的特質

前述大眾信仰系統的一項重要特質是觀念元素或態度成分之間，以「限制」或「功能互賴」方式結合在一起。態度結構的「限制」，因此也就是意指對議題的態度反應的邏輯連貫、前後一致立場。本調查發現全體受訪選民2,022人，其中熟悉「左派」、「右派」的意識型態字詞，並能在「左派—右派」連續量尺，定位自己的位置的一共有978人，佔48.37%。然則，這些熟悉「左派」、「右派」意識型態字詞的選民，他們的意見反應是否具有結構特性，彼此限制、功能互賴？表1顯示本研究四大議題領域之間及四大議題與「左派—右派」光譜間的兩兩簡單相關分析，相關係數可用為態度「彼此限制」的量測（註十四）。其中，正相關表示受訪者對一個議題是站在左派立場，他對其他議題也會持左派立場；同樣的，受訪者對一個議題是站在右派立場，他對其他議題也會持右派立場。相關係數越高，表示在不同議題領域之間的態度反應的一致性也越高；因此，正相關關係至少代表「左派—右派」光譜限制特性的存在，零或低相關表示缺乏「左派—右派」光譜限制特性，而負相關代表對一個議題是站在左派立場，他對其他議題可能是持右派立場。

表1顯示的相關係數，明顯的是比較低的相關係數。就五個議題領域之間的關係言，其中，有二個係數低於.10，三個是負相關。改革與安定議題與其他三個議題的相關是比較高的，而台獨或統一則低；另外，社福或自願與其他三個議題都呈現負相關。然則，表1顯示的相關係數是否已反映限制的存在？或者需要多高的相關係數始能反映態度的內在連貫性。一九五六年的調查，美國一般大眾內政議題的序列相關（gamma coefficient）是.14、內政與外交議題為-.01，全部平均則是.14（Nie et al., 1979: 27）。另外一項事實，六〇、七〇年代的態度限制顯然逐年提高（Nie and Andersen, 1974; Nie et al., 1979: 124）。所以，態度限制的程度充其量反映態度結構的完整性；而越是結構完整的態度，其預測性高，影響其他政治態度與行為的作用也高（註十五）。表1雖然四個議題領域之間的兩兩相關係數較低，但六組相關係數，平均是.11，且除統獨與社福之外，有五組相關係數的顯著水準達 $p < 0.01$ 以上，這多少表示台灣選民在不同議題領域之間的態度反應會是一致性的。

表1 態度結構的限制：相關係數

相關 議題 係數	獨立或 統一	環保或 經發	社福或 自願	改革或 安定	議題 指數	左派或 右派
獨立或 統一	1.00					
環保或 經發	0.07**	1.00				
社福或 自願	-0.03	-0.12***	1.00			
改革或 安定	0.11***	0.17***	-0.16***	1.00		
議題 指數	0.56***	0.59***	0.22***	0.63***	1.00	
左派或 右派	0.14***	0.12***	-0.03	0.11***	0.16***	1.00

顯著水準 $p < 0.01$ (雙尾), * 顯著水準 $p < 0.001$ (雙尾)

依據「限制」的概念，如果選民有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習慣，那麼他們在「左派—右派」量尺的分數可以用來預測他的議題立場；相反的，倘沒有意識型態的思考習慣，他的「左派—右派」量尺的分數，就無法預測他的議題立場。表1「左派—右派」量尺與四個議題領域間的相關，明顯的也是比較低的相關係數，而且也是與社福或自願的關係低且負相關；四組相關係數的平均是.10，且除社福之外，有三組相關係數的顯著水準達 $p < 0.001$ 以上。此外，表1「議題指數」(issue index)的建構是將受訪者對四大議題領域的定位分數平均，每一議題都是由0至10，平均數的理論幅度，也是0分至10分；0分的一邊代表左派，10分的這一端代表右派；表1顯示議題指數與四大議題領域及「左派—右派」量尺的相關，平均高達.42，相關係數的顯著水準都達 $p < 0.001$ 以上。由此，指數的平均分數越低，預測越有可能是來自自我定位的左派；反之，指數的平均分數越高，越有可能是來自自我定位為右派者 (Lewis-Beck and Chlarson, 2002: 496-97)。

2. 意識型態光譜與政黨偏好

過去對台灣政黨認同的研究都發現，民主態度和民族認同等意識型態是政黨認同的重要分界線。民進黨的支持者在民族認同、民主態度上，都表現極為顯著的特徵：較傾

向台灣民族主義同時也有較高的民主態度；而國民黨的支持者則比較傾向於中國民族主義、民主態度較低（吳乃德，1999：69）。這種基於政治意識型態的政黨認同，是否也出現在「左派—右派」量尺之上？「左派」、「右派」的政治意識型態思考，是台灣選民極為顯著的政黨偏好的特徵，因而台灣的政黨既是代表不同的政治勢力，並且也是以意識型態為其界域。

如表2所示，使用「左派—右派」量尺量測的結果，首先在熟悉「左派」、「右派」的政治思考的選民中，他們的政黨偏好以民進黨為高（44.3%）、其次是親民黨（28.7%）、國民黨（26.9%）；換句話說，民進黨的支持者比較熟練使用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其次，表2也顯示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政黨偏好，兩者之間有著極為顯著的關係。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都是「中間」政黨，意識型態上不偏右、偏左的都佔絕對的多數；比較之下，民進黨的中間選民還多於親民黨、國民黨。不過，這三主要政黨的差異，還是顯示在偏右或偏左的方向與比率上。在偏右或偏左的方向上，國民黨是最偏右派的政黨（偏右與右派佔38.3%），其次是親民黨（33.8%）、民進黨（24.0%）；而民進黨是最偏左派的政黨（偏左與左派佔15.8%），其次是親民黨（7.3%）、國民黨（4.5%）。在偏右與偏左的比率上，國民黨較偏右（33.8%），其次是親民黨（26.5%）、民進黨（8.2%）；因此，使用「左派—右派」量尺量測的結果，台灣的三個主要政黨，國民黨、親民黨、民進黨都屬於中間偏右派的政黨，即使偏右或偏左的比率有別，仍然可以說都不是偏左派的政黨，當然更無左派政黨。

表2 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政黨偏好：（直列）百分比*

光譜位置	政 黨 偏 好			合計 (N)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左 派	2.8	4.7	1.0	3.1 (21)
偏 左	1.7	11.1	6.3	7.2 (48)
中 間	57.2	60.1	58.9	59.0 (394)
偏 右	18.9	16.2	23.4	19.0 (127)
右 派	19.4	7.8	10.4	11.7 (78)
合計 (N)	26.9 (180)	44.3 (296)	28.7 (192)	100.0 (668)

$\chi^2 = 36.26608$ df = 8 p < .001

*新黨受訪者5人、建國黨1人、台聯10人，人數太少，未列入分析。

3. 意識型態光譜與政治議題

選民的信仰系統假設上是議題取向的，到底本文探討的「國家定位」、「經社建設」、「政府規模」及「社會發展」四大議題領域與選民的意識型態類型具有怎樣的關係？到底選民的信仰系統是議題取向的假設成不成立？底下分析「左派—右派」量尺量測的選民意識型態類型與這四大議題領域之間的關係。

如表3.1所示，使用「左派—右派」量尺量測的結果，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統獨議題，兩者之間有著極為顯著的關係（如對角陰影數據顯示）。左派、偏左派傾向於主張台灣獨立，而右派、偏右派則傾向於主張中國統一。但是，仍然有不少左派者傾向中國統一（21.4%）；同樣，一些右派者也主張台灣獨立（13.0%），似乎顯示除了意識型態是不偏左或右，其統獨立場也是站在不統不獨之上外，極左或極右的人，他們在極統或極獨的主張上，其實是很不確定的。

表3.1 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政治議題：（橫行）百分比

光譜位置	獨立或統一					合計(N)
	獨立	偏獨立	中間	偏統一	統一	
左派	22.1	7.1	28.6	10.7	21.4	2.9(28)
偏左	14.9	19.9	35.8	10.4	9.0	7.1(67)
中間	5.0	11.3	66.2	8.2	9.3	63.3(601)
偏右	9.3	11.1	46.3	21.6	11.7	17.1(162)
右派	13.0	7.6	34.8	10.9	35.7	9.7(92)
合計(N)	8.0(76)	12.1(115)	56.5(537)	19.9(194)	12.4(118)	100.0(950)

$$\chi^2 = 145.91911 \quad df = 16 \quad p < .001$$

如表3.2所示，使用「左派—右派」量尺量測的結果，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環境保護或發展經濟議題，兩者之間有著極為顯著的關係（如對角陰影數據顯示）。左派、偏左派傾向於主張環境保護，而右派則傾向於主張發展經濟，意識型態不偏左或右者，環境保護或經濟發展的選擇上，也是明顯採取中間立場。表3.2其實另外顯示，意識型態右派比左派更主張發展經濟，但左派主張發展經濟者不在少數（35.7%）；左派比右派主張環境保護，但如同右派者也是主張發展經濟的。

表3.2 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政治議題：（橫行）百分比

光譜位置	環保或發經					合計(N)
	環保	偏環保	中間	偏發經	發經	
左派	33.3	7.1	28.6	3.6	35.7	2.9(28)
偏左	14.5	18.5	37.7	26.1	7.2	7.2(69)
中間	9.3	9.7	27.2	15.4	18.2	63.2(610)
偏右	11.7	9.3	33.3	25.9	19.8	16.8(162)
右派	9.4	5.2	31.3	9.4	44.3	9.9(96)
合計(N)	10.6(102)	9.4(91)	42.2(407)	17.0(164)	20.8(201)	100.0(965)

$\chi^2 = 78.58752$ df = 16 p < .001

表3.3，「左派—右派」量尺量測的結果，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推展社會福利或自己照顧自己，兩者之間有著極為顯著的關係（如對角陰影數據顯示）。絕大多數的左派、偏左派傾向於主張推展社會福利，而極其少數右派、偏右派則傾向於主張自己照顧自己。由於本題社福或自顧的測量偏向於社福，辨別力不高，其與意識型態的關係乃偏於社福。

表3.3 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政治議題：（橫行）百分比

光譜位置	社福或自顧					合計(N)
	社福	偏社福	中間	偏自顧	自顧	
左派	33.3	7.1	0.0	0.0	3.6	2.9(28)
偏左	56.5	26.7	11.6	5.8	0.0	7.1(69)
中間	70.9	18.0	27.2	0.7	1.3	63.3(612)
偏右	74.8	17.8	4.3	15.3	1.2	16.9(163)
右派	78.9	10.5	4.2	1.1	5.3	9.8(95)
合計(N)	71.9(695)	17.5(169)	7.8(75)	1.2(12)	1.7(16)	100.0(967)

$\chi^2 = 44.77456$ df = 16 p < .001

如表3.4所示，使用「左派—右派」量尺量測的結果，也顯示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改革或安定議題，兩者之間有著極為顯著的關係（如對角陰影數據顯示）。右派、偏右派傾向於主張安定，而左派、偏左派則傾向於主張改革。由於，本題意識型態光譜與改革或安定的關係，型態清楚，因而比較上能夠顯示左派、右派的意涵；亦即台灣民衆的意識型態思考，左派接近主張改革，而右派者傾向安定。

表3.4 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政治議題：（橫行）百分比

光譜位置	改革或安定					合計(N)
	改革	偏改革	中間	偏安定	安定	
左派	2.1	0.0	10.7	17.9	39.3	2.9(28)
偏左	11.8	3.5	23.5	20.6	20.6	7.0(68)
中間	6.5	6.9	26.3	21.5	38.3	63.4(613)
偏右	8.6	8.6	17.8	25.2	35.6	16.9(163)
右派	7.4	7.4	13.7	11.6	50.0	9.8(95)
合計(N)	8.1(78)	8.2(79)	23.3(225)	21.7(210)	38.8(375)	100.0(967)

$$\chi^2 = 84.00139 \quad df = 16 \quad p < .001$$

4. 意識型態光譜與投票抉擇

意識型態影響選民對政黨的評價並決定議題立場，透過政黨與議題的關聯，意識型態是否能夠建立選民與候選人兩造之間的互動連結關係，進而成為決定選民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藍軍」、「綠營」的支持者，是否有明顯差異？本研究使用「多項（類別）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regression），作為統計分析工具，並以陳呂為比較組，兩兩比較選民支持連蕭、宋張的投票抉擇因素，以檢證投票支持「藍軍」、「綠營」的選民，他們的投票抉擇因素是否有明顯差異。策略上，本研究係將分析有關的自變數，包括「左—右」、四議題領域、政黨偏好以及性別等人口變數，全放進統計模型中，再尋找具有影響投票抉擇的影響力因素。

如表4所示，這是勝算對數的完整模型，以陳呂為比較組，兩兩比較選民支持連蕭、宋張的投票抉擇因素，顯示出統計上的差異（ $LR\chi^2 = 388.03$ ， $\text{Prob} > \chi^2 = 0.000$ ），「藍軍」、「綠營」的選民，他們的投票抉擇因素有明顯的差異；而表列納入分析的十三項解釋變數，包括「左—右」量尺、四議題領域、政黨偏好與族群認同以及性別等六個人口變數，一共解釋近50%的總變異量（ $\text{Pseudo } R^2 = 0.498$ ）。

就個別的宋張對照陳呂分析，使用z分數考驗（z-test），投票支持宋張的選民，明顯的在「左—右」量尺（ $z = -1.997$ ， $P = .046$ ）、政黨偏好（ $z = -8.456$ ， $P = .000$ ）及省籍（ $z = -2.284$ ， $P = .022$ ）等三項解釋變數具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此外，年齡也有些許不同；但是，「統一獨」、「環保—發經」、「社福—自顧」及「改革—安定」四項議題卻沒有顯著差異。從「勝算對數比」（odds ratio）分析，三項具有顯著差異的解釋變數，其中0至10的「左—右」量尺，假設其他解釋變數的值不變，選民支持獨

立的傾向每增加1個單位，選民投票支持宋張的機會減少為0.771倍，亦即降低22.9%。政黨偏好變數，選民偏好民進黨每增加1個單位，選民投票支持宋張者的機會減少為0.002倍，亦即降低99.8%。省籍變數，選民的省籍本省籍每增加1個單位，選民投票支持宋張的機會減少為0.079倍，亦即降低92.1%。

就連蕭對照陳呂分析，同樣使用 z 分數考驗，投票支持連蕭的選民，明顯的在「社福—自願」量尺 ($z=2.530, P=.010$)、政黨偏好 ($z=-7.132, P=.000$) 及年齡 ($z=2.254, P=.024$) 等三項解釋變數具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此外，省籍也有些許不同；但是，「左—右」量尺與其他「統一獨」、「環保—發經」及「改革—安定」三項議題，沒有顯著統計上差異。從「勝算對數比」分析，三項具有顯著差異的解釋變數，其中0至10的「社福—自願」量尺，假設其他解釋變數的值不變，選民推展社福主張每增加1個單位，選民投票支持連蕭者增加為0.289倍，亦即提高28.9%。政黨偏好變數，選民每增加偏好民進黨一個單位，選民投票支持連蕭的機會減少為0.012倍，亦即降低98.8%。年齡變數，選民的年齡每減少1個單位，選民投票支持連蕭的機會增加為0.058倍，亦即增加5.8%。

表4 意識型態光譜與投票抉擇：多項（類別）勝算對數模型

投票抉擇	Odds Ratio	Std. Err.	z	P> z
宋張 vs. 陳呂				
左-右	.771	.101	-1.997	0.046*
統-獨	1.143	.137	1.113	0.266
環保-發經	1.079	.091	0.890	0.373
社福-自願	1.110	.120	0.959	0.338
改革-安定	1.077	0.86	0.922	0.356
政黨偏好（民進黨）	.002	.002	-8.456	0.000***
族群認同（台灣人）	.649	.352	-0.797	0.425
性別（男性）	.807	.380	-0.455	0.649
年齡	1.047	0.26	1.851	0.064
教育（專科以上）	2.362	1.613	1.258	0.208
省籍（本省籍）	.079	.090	-2.284	0.022*
職業（公部門）	1.343	.918	0.431	0.666
收入	1.113	.096	1.248	0.212

連蕭 vs. 陳呂				
左-右	.873	.119	-0.997	0.319
統-獨	1.154	.143	1.154	0.249
環保-發經	1.101	0.98	1.079	0.281
社福-自願	1.289	.129	2.530	0.010**
改革-安定	1.016	0.85	0.191	0.849
政黨偏好（民進黨）	.012	.007	-7.132	0.000***
族群認同（台灣人）	.929	.510	-0.134	0.893
性別（男性）	.524	.258	-1.316	0.188
年齡	1.058	0.27	2.254	0.024*
教育（專科以上）	2.009	1.395	1.005	0.315
省籍（本省籍）	.126	.142	-1.839	0.066
職業（公部門）	2.790	1.885	1.519	0.129
收入	1.064	.098	0.671	0.502

N = 388				
LR χ^2 (26) = 388.03				
Prob> χ^2 = 0.000				
Log likelihood = -195.682				
Pseudo R ² = 0.498				

伍、摘要與討論

台灣選民有沒有意識型態？他們會不會以意識型態來決定投票？意識型態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一般分為三個研究途徑（Scarborough, 1984：8-22）亦即，態度的研究途徑（attitudinal approach），類型的研究途徑（typological approach），向度的研究途徑（dimensional approach）（註十六）。綜合前文分析，本文摘要與討論如下：

一、依「態度的研究途徑」分析，一種態度結構，其態度成分緊密結合並具有功能互賴關係者，就是指意識型態這個東西。本文使用「左派—右派自我定位」法，結果近半數（48.37%）的受訪選民，他們知道「左派」、「右派」的用詞，並能夠在「左派—右派」連續量尺上自我定位。選民的信仰系統具有議題取向性，本研究也針對「國家定位」、「經社建設」、「政府規模」及「社會發展」四大議題領域，分析選民、政黨分別對這四個議題領域的光譜位置，結果選民都能區辨出政黨或藍軍、綠營在這四大議題的「空間」位置、「空間」類型區隔。在選民對議題的態度結構特性上，六組的兩兩相關係數，平均是.11，且除統獨與社福之外，有五組相關係數的顯著水準達 $p < 0.01$ 以上，這多少表示台灣選民在不同議題領域之間的態度反應是一致性的。

雖然，近半數（48.37%）的受訪選民，知道「左派」、「右派」的用詞，然則他們是否真正知道「左派」、「右派」的意涵，也是值得懷疑的事。以一初探性質的研究而論，或許本文可以說選民認定政黨在意識型態上的差異，或在議題上政黨的意識型態的區隔，都不是左派或右派的極端性質，而是相當的趨近中間。除「統一獨」與「改革—安定」有較為明顯的「左」、「右」之分，意識型態上，選民是典型的中間偏右；在選民心目中，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是中間偏右的政黨，而民進黨、台聯則是中間偏左。在議題上，五個政黨全都是經濟發展的代言人，全都是積極推展社會福利的主張者；因此，溫和而非極端分歧的意識型態是台灣的選民、政黨以及政黨對議題主張的共同特色。如果意識型態具有居中媒介選民、政黨或候選人的互動連結的作用，政黨競爭或候選人競選的最有利策略，因而必定是「輻合策略」（convergent strategies）而不是「離合策略」（divergent strategies），亦即採取集中於溫和而非極端分歧的政策（Merrill III and Grofman 1999, 3-4）。

二、就「類型的研究途徑」探討，在政治上，人們有時候會談到「左派」或「右派」。那麼，在「左派—右派」政治光譜上，台灣的選民如何定位自己？能不能為自己定個位子？本文使用「左派—右派自我定位」法，結果近半數（48.37%）的受訪選民，熟悉「左派」、「右派」的政治思考方式，他們能夠在「左派—右派」連續量尺上

自我定位。選民政治光譜分布很明顯的「中間」選民佔絕對多數（63.4%）、其次是偏右（16.7%）、右派（10.0%）、偏左（7.1%）、左派（2.9%），屬於中間偏右派的型態。比較台灣的五個政黨，由左至右，依序是台聯、民進黨、新黨、親民黨、國民黨；其中，台聯、民進黨是中間偏左政黨；新黨、親民黨、國民黨則是中間偏右政黨。如以「藍軍」來看，五個政黨彼此的意識型態差異擴大了；就「綠營」眼光看來，政黨間的意識型態差異反而減小。在「綠營」眼裡，原屬於左派政黨的台聯、民進黨都變成中間派政黨。所以，「左派—右派」向度量尺，政黨都試圖把自己與選民拉近，並將對手政黨推遠；這個動作，「綠營」比「藍軍」明顯。

台灣選民的認知結構中，多少能夠使用「左派」、「右派」這類字詞思考政治；意識型態上，「藍軍」、「綠營」明顯分野。由於，意識型態是選民、政黨或候選人之間互動連結的一座便橋（short cuts），意識型態成為政黨競爭或候選人爭取選民認同與支持的一項利器（Downs, 1957: 100-103），意識型態具有「政治暗示」作用（Arian and Shamir, 1983），政黨或候選人使用類似「左派」、「右派」，「泛藍」、「泛綠」這類意識型態字詞，動員選民，暗示選民不同競選團隊的區別，要選民作出正確的投票選擇（Nie, 1979: 28; Inglehart and Sidjanski, 1976: 225; Scarbrough, 1984: 3-4）。

三、選民的意識型態研究，最終目的是要探討意識型態是否是選民的重要態度性變數，在選民投票抉擇上，意識型態能不能做為選民與政黨或候選人的中間者，居中促成選民與政黨或候選人的連帶互動關係。首先，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政黨偏好，兩者之間有著統計上極為顯著的關係；而且，熟悉「左派」、「右派」的政治思考的選民中，他們的政黨偏好以民進黨為高，其次是親民黨、國民黨；顯示民進黨的支持者比較熟練於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其次，意識型態光譜位置與「國家定位」、「經社建設」、「政府規模」及「社會發展」四大議題領域都具有統計上極為顯著的關係。左派傾向於主張台灣獨立，而右派則傾向於主張中國統一。左派傾向於主張環境保護，而右派則傾向於主張發展經濟。左派、偏左派傾向於主張推展社會福利，而右派則傾向於主張自己照顧自己。右派傾向於主張安定，而左派則傾向於主張改革。最後，十三項解釋變數，包括「左—右」量尺、四議題領域、政黨偏好與族群認同以及性別等六個人口變數，選民主要是以「左—右」量尺、政黨偏好及省籍等三項解釋變數是決定是否支持宋張的顯著影響變數，而「社福—自顧」量尺、政黨偏好及年齡等三項解釋變數則是決定是否支持連蕭的顯著影響變數。所以，就本文的統計模型分析，意識型態、議題、政黨偏好、年齡及省籍係決定「藍軍」、「綠營」選民的重要投票抉擇之重要因素。比較之下，政黨偏好的影響力最大，其次是議題、社會背景、意識型態。由此投票抉擇因素模型除意識型

態因素之外，涵蓋傳統的「政黨投票」、「議題投票」及「社會背景投票」，而意識型態因素的顯著，似乎出現「意識型態投票」(ideological voting model)的模型。

無論如何，十三項解釋變數一共解釋近50%的總變異量，統計模型的適合度不足，表示除已列分析的十三項解釋變數之外，還有其他的解釋變數，例如政黨評價、候選人評價、民主價值取向、政治知識、政治功效意識、公民責任意識、回溯性投票、前瞻性投票、社會網絡關係等等。

四項議題領域只有「社福—自願」明顯決定選民是要投連蕭或是陳呂的重要影響因素，顯示議題投票並不明顯(陳文俊、黃志呈，2002)。而統獨議題原係台灣選民投票的重要影響因素(陳文俊，1995)，並且一向是民進黨或陳呂的罩門，但它已不再是2000年總統選舉的重要因素，顯示陳呂操作統獨議題相當成功。「正藍軍」與「泛綠營」選民在「社福—自願」因素的差異，正反映選民對國民黨是「中上層屬性政黨」與民進黨係「下層屬性政黨」的刻板印象。

陸、結語：意識型態投票模型的建立

意識型態是選民政治態度與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本文初探研究發現選民的意識型態影響政黨偏好、決定議題立場，同時也是選民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台灣的民意與大眾政治態度和行為的研究中，選民的意識型態，因而必定與政黨偏好、議題立場，甚至於民主價值取向、國家認同、族群意識等變數，同時並列為解釋政治行為的重要變數；甚至於在選民投票行為研究中，選民的意識型態或將與政黨偏好、議題立場、候選人評價，鼎足而立，而在政黨投票模型、議題投票模型、候選人取向模型之外，或許爾後要開始關注「意識型態投票」的模型。

在競選活動上，「意識型態投票」模型的出現，「藍」、「綠」選民具有意識型態的內涵，諸如「左派」、「右派」，「藍軍」、「綠營」的用語，或將會是政黨或候選人競選活動上的重要「政治暗示」，可以用來動員選民做出正確的投票決定。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1998) 發現意識型態的兩極化，造成1994—1996年依意識型態基線的政黨重組。台灣在政黨競爭上，沿著「藍」、「綠」意識型態的兩極發展，或也將提供台灣政黨重組的一條基線，台灣的政黨或許會發生重組。當然，「意識型態投票」模型需要不斷的檢證，政黨會不會沿著「藍」、「綠」意識型態進行重組，也需要靠來日仔細的觀察。

最後，本文初探研究雖然發現近半數(48.37%)的受訪選民知道「左派」、「右派」的政治用詞，然則他們是否真正知道「左派」、「右派」的意涵？不同受訪選民真

的對「左派」、「右派」有相同的認識？受訪選民所認識的「左派」、「右派」是否真的是西方國家慣用的「左派」、「右派」？這些問題都是未來值得進一步釐清的事。

註 釋

- 註 一：政黨多少以意識型態為界域，或許這是比較上的說法。台灣的政黨在政策上存有「左派」或「右派」不同程度的主張，但並無意識型態鮮明的階級利益政黨。雖然有過左翼的勞動黨、工黨、共產黨、綠黨，但都只是曇花一現，無法號召選民的認同與支持，變成泡沫政黨。
- 註 二：關於態度結構的面向性，雖然包括 *The American Voter* 一書的研究發現，不少認為是單面向（a single dimension）。不過，當然有應區分為社會的與經濟的自由派—保守派二面向以及多面向性的不同主張。其實，自由派—保守派量尺到底是單或雙甚至於多面向性，並非重要。重要的是，量尺是兩極性（bipolarity）的假定。由於是兩極性量尺，自由派的觀點意義上有相反的另一端保守派的立場。這是自由派、保守派視為一種認知架構，不同的立場、主張都必須從量尺的另一端來觀察。所以，選民應該能夠比較候選人、議題及政黨的不同，然後就其所認定的量尺位置下評價。參見 Pamela Johnston Conover and Stanley Feldman, “The Origins and Meaning of Liberal/Conservative Self-Identification,” (1981) : 619.
- 註 三：意識型態的功能當然不限於認知的結構一項，Willard A. Mullins 就曾列舉歷史良知、認知能力、評價能力以及行動取向等作用。詳見 Willard A. Mullins, “O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6 (1972) ; Herbert Waltzer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指出意識型態的五項政治功能，即提供認知架構、個人與集體行動與評價的規範準則、處理衝突管理與整合、自我認同，以及個人與集體生活的動力。詳見 Reo M. Christenson et al., *Ideologies and Modern Politics*, 3rd Ed., pp. 12-15.
- 註 四：「開放性訪問問題」的調查方法，曾引起很多的討論與批評。例如 Eric R. A. N. Smith 批評 *The American Voter* 一書，在建構「概念化水平」概念時，一直沒有充分檢查「信度」與「效度」問題，以此測量選民意識型態練達程度將是一種假的量測。詳見 Eric R. A. N. Smith, “The Levels of Conceptualization: False Measurement of Ideological Sophistic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4 (1980) : 685-96; 相類似的討論是所謂「非態度」的核心問題，請見 John C. Pierce and Douglas D. Rose, “Non-attitudes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 The Examination of a Thesis,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8 (1974) : 626-66。「開放性訪問問題」的調查方法與「封閉性訪問問題」的自我定位法之比較，請見 John D. Holm and John P. Robinson, “ 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American Voter, ”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8) : 235-37.

註 五：本文「左派—右派自我定位」調查結果的過錄。(左)至10(右)的量尺，平均值0至2(右)登錄為「左派」、2至4為「偏左」、4至6為「中間派」、6至8為「偏右」、8至10為「右派」，無反應者(含不知道、拒答、漏問)視作缺失值，並非歸類為中間派。以下同。

註 六：法國選民的 Left-right self-placement 測量，受訪者能夠定位的比率特高。1988年 FNES 的測量是97%，一項從1964至1988年的數據，顯示幅度是90%至94%。引自 Michael Lewis-Beck and Kevin Chlarson, “ Party, Ideology, Institutions and the 1995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 (2002) : 489-512.

註 七：Left-right self-placement 與 liberal-conservative identification，除了前者是「封閉性訪問問題」，後者是「開放性訪問問題」之差別外，還有用詞上的文化習慣。不過，論者認為 liberal-conservative identification 與其說是測量意識型態的議題關連，不如說是在量測 liberal-conservative continuum 這個量尺在受訪者心中的事關自己的「重要性」(salience)。兩者都屬於政治符號性質，因此兩種量尺的測量結果具有比較性。參見 Hans D. Klingemann, “ Measuring Ideological Conceptualizations, ” pp. 227-28; Herbert Kitschelt and Staf Helleman, “ The Left-Right Semantics and the New Politics Cleavage,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3 (July-1990) : 212.

註 八：最早的 liberal-conservative identification 測量開始於 *The American Voter* 一書。該書作者針對受訪者的意識型態認同，建構「概念化水平」並分類成四種水平。其中，合乎意識型態思考標準的第一水平者佔11.5%，其他第二、三、四水平則分別為42%、24%、22.5% (Campbell et al., 1960 : 249; Converse, 1964 : 218)。11.5%相當於投票者的比率是15.5%。因此，這個時期 (1950s) 的美國選民，一般稱為「不是政治練達的選民」(an unsophisticated electorate)，因為當時意識型態對一般選民來說，欠缺一種事關自己的重要性。

即使1964年，一般把共和黨總統提名人 Barry Goldwater 看做是在打一場「意

識型態的公民投票」(ideological plebiscite)的選戰，仍然沒有號召足夠的支持者而招致敗選，似乎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並非是美國選民的不變的特質。(Field and Anderson, 1969)不過，隨著時代變遷、社會情勢發展，各種事關自己的政策議題開始出現，1960s、70s 美國民衆的政治思考方式因而發生變化，他們逐漸變得比較有政治識見，開始有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原來「不是政治練達的選民」似乎被磨練成「越來越政治練達的選民？」(an increasing sophisticated electorate?)。詳見 Norman H. Nie and Kristi Andersen, “Mass Belief Systems Revisited: Political Chance and Attitude Structure,” (1974); Richard G. Niemi and Herbert F. Weisberg (ed.), *Controversies in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pp. 67-84; Norman H. Nie et al.,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1979); 最近 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1998)更認為美國選民正在以意識型態為基礎，重組他們的政黨忠誠。他們兩位是使用 ANES 1976-1994年的調查資料及 ANES 1992-94年的連續樣本調查資料，分析指出1994與1996的總統選舉結果，正反映美國兩大黨長期以來支持基礎與相對勢力的改變。而選民政黨忠誠的改變是植基於雷根與後雷根時期，共和、民主兩黨越來越增加的意識型態的兩極化所致，這是沿著意識型態路線的政黨忠誠的重組。

註九：藍軍、綠營的支持者，係依據問卷 K6、K6b 題歸類。

註十：「全體」：受測樣本；「藍軍」：藍軍受測樣本；「綠營」：綠營受測樣本。選：選民，國：國民黨，民：民進黨，親：親民黨，新：新黨，台：台灣團結聯盟。

註十一：本文空間位置的計算，係以「選民」為基準，選民與政黨空間位置相減，正分表示位置在選民位置的右端，分數越大，位置越趨右；負分表示位置在選民位置的左邊，分數越小，位置越趨左。

註十二：引號題目表示係原來問卷題目。以下同。

註十三：原問卷題目，由左至右，10代表積極推展社會福利，0代表政府不必管太多，自己照顧自己。

註十四：態度限制性的測量，一般使用簡單相關 (Pearson r)，序列相關 (gamma) 等統計方法，但是 Robert Weissberg 指出，類似「左派—右派自我定位法」(Left-Right self-placement)所測量的光譜位置，是測量受訪者對每一個議題的絕對位置，所以使用一種用來測量 X, Y 兩變數間是否具有共變關係的相關統計分法，其實是一種不適當的方法；反而(定位)一致性百分比是適當方

法。詳見 Robert Weissberg, “Consensual Attitudes and Attitude Structur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0 (1976): 349-59; 另外參見 Robert C. Luskin, “Measuring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Issue 4 (Nov., 1987).

註十五：態度的連貫一致性高或低，Norman H. Nie 等認為還需考慮底下三項因素：

1. 是否除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或其他的意識型態之外，民衆尚還有其他的量尺，或意識型態字詞，用作為他們的政治思考的工具；
2. 態度一致性或許是因為「政治」對一般民衆來說，並不是那麼事關緊要（salience）；
3. 民衆對選舉調查的意見反應或許只是表面意見（superficial responses）並非經過受訪者慎思熟慮的結果。詳見 Norman H. Nie, et al.,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pp. 26-27.

註十六：大致來說，本文只處理第一、第二兩個研究途徑，有關第三個途徑，作者在本次「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另有專文探討。請見陳文俊、黃志呈，2002，「意識型態、議題與選舉的空間理論：接近模型與方向模型的比較」。「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主辦，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協辦。「2001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綜院館國際會議廳。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九至二十日。

參考書目

I . 中文部分

吳乃德

- 1999 「家庭社會化和意識型態：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三期：53-85。

楊日青等譯（Andrew Heywood）

- 1999 *政治學*，中譯本，台北：韋伯。

殷海光

- 1966 *思想與方法*，四版，台北：文星書店。

陳文俊

- 1995 「統獨議題與選民的投票行爲：民國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之分析」，*選舉研究*，二卷二期：99-136，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出版。

陳文俊、黃志呈

- 2002 「意識型態、議題與選舉的空間理論：接近模型與方向模型的比較」，「2001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學術研討會，「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主辦，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協辦，國立政治大學，綜院館國際會議廳，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九至二十日，頁25。

II . 英文部分

Aarts, Kees, Stuart E. Macdonald and George Rabinowitz

- 1999 "Issu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the Netherland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2, no.1 (February): 63-99.

Abramowitz, Alan I.

- 1998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 S. Electorat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0, no.3 (August): 634-52.

Arian, Asher and Michal Shamir

- 1983 "The Primarily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 Left-Right Continuum." *Comparative Politics* (January): 139-158.

Bartle, John

- 1998 "Left-Right Position Matters, But Does Social Class? Casual Models of the 1992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501-29.

Barnes, Samuel H.

- 1971 "Left, Right, and the Italian Voter."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 no. 2 (July): 157-75.

Bery, William D., Evan J. Ringquist, Richard C. Fording and Russell L. Hanson

- 1998 "Measuring Citizen and Government Ideology in the American states, 1960-93."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1 (January): 327-48.

Bochel, J. M. and D. T. Denver

- 1984 "Notes and comments: the SDP and the Left-Right Dimens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3): 386-92.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ristenson, Reo M., Alan S. Engel, Dan N. Jascobs, Mostata Rejai and Herbert Waltzer

- 1981 *Ideologies and Modern Politics*. 3r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Conover, Pamela Johnston and Stanley Feldman

- 1981 "The Origins and Meaning of Liberal/Conservative Self-Identificati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5, Issue 4 (Nov.): 617-45. Converse, Philip E.

-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D.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206-61.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a Division of The Macmillan.

Evans, Geoffrey, Anthony Heath and Mansur Lalljee

- 1996 "Measuring left-right and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values in the British Electorat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7, no.1 (March): 93-112.

Field, John Osgood and Ronald E. Anderson

- 1969 "Ideology in the Public'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1964 Elec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3:380-408.

Himmelweit, H.T., P. Humphreys and M. Katz

1981 *How Voters Decide*. London: Academic Press.

Holm, John D. and John P. Robinson

1978 "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American Vote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42 (Summer): 235-246.

Inglehart, Ronald and Dusan Sidjanski

1976 "The Left, The Right,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Swiss Electorate." In Ian Budge, Ivor Crewe and Dennis Farlie (ed.),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225-42. London: John Wiley and Sons.

Kitschelt, Herbert and Staf Hellemans

1990 "The Left-Right Semantics and the New Politics Cleavag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23, no.2 (July): 210-38.

Klingemann, Hans D.

1972 "Testing the Left-Right Continuum on a Sample of German Voter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5, no.1 (April): 93-106.

Klingemann, Hans D.

1979a "Measuring Ideological Conceptualizations." In Samuel H. Barnes and Marx Kaase, (ed.), *Political Action-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215-254. Beverly Hills a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Klingemann, Hans D.

1979b "Ideological Conceptualiza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Samuel H. Barnes and Marx Kaase, (ed.),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279-304. Beverly Hills a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Knight, Kathleen

1987 "Ideology in the 1980 Election: Ideological Sophistication Does Matter." *Journal of Politics* 47:828-53.

Lafferty, William M. and Oddbjorn Knutsen

1984 "Leftist and Rightist Ideology in a Social Democratic State: An Analysis of Norway in the Midst of the Conservative Resurg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3): 345-67.

Levitin, Teresa E. and Warren E. Miller

1979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3, no. 3 (Sep.): 751-771.

Lewis-Beck, Michael and Kevin Chlarson

2002 "Party, Ideology, Institutions and the 1995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489-512.

Luskin, Robert C.

1987 "Measuring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Issue 4 (Nov.): 856-99.

Macdonald, Stuart E., Ola Listhaug and George Rabinowitz

1991 "Issues and Party Support in Multiparty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5, no. 4. (December): 1107-1131.

Macdonald, Stuart E., George Rabinowitz and Ola Listhaug

1995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Models of Issue Vot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5: 453-483.

Merrill III, Samuel and Bernard Grofman

1999 *A Unifies Theory of Vo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Abthur H. and Warren E. Miller

1976 "Issue, Candidates and Partisan Divisions in the 1972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393-434.

Mullins, Willard A.

1972 "O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6: 498-510.

Nie, Norman H.,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1979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ie, Norman H. and Kristi Andersen

1974 "Mass Belief Systems Revisited: Political Chance and Attitude Structure." *Journal of Politics* 36:540-587.

Niemi, Richard G. and Herbert F. Weisberg (ed.)

1976 *Controversies in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Pierce, John C. and Douglas D. Rose

- 1974 "Nonattitudes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he Examination of a The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8: 626-66.

Robinson John P. and John A. Fleishman

- 1988 "The Polls-A Report: 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Trend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iberal-Conservative Balan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134-45.

Savage, James

- 1985 "Postmaterialism of the Left and Right-Political Conflict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17, no.4 (February): 431-51.

Scarborough, Elindor

- 1984 *Political Ideology and Vot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mith, Eric R. A. N.

- 1980 "The Levels of Conceptualization: False Measurement of Ideological Sophistic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4: 685-696.

Smith, Tom W.

- 1990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54, no.4 (Winter): 479-507.

Weissberg, Robert

- 1976 "Consensual Attitudes and Attitude Structur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0: 349-59.

The Blue and The Green— The Political Ideologies of the Mass Public in the 2000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n-chun Chen*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and mass political attitudes,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subjects which focus on the study of the nature of mas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voting choice.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survey data of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00,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lue and the Green. We want to know whether or not the Taiwan's electorate holds political ideologies? Is there a logical coherence or consistency in the mass attitudes toward issues? And, do the electors vote ideologically?

By Left-right self-placement,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48.37% responses who hold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think of political affairs in term of Left-right political spectrum. There are obvious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lue and the Green. More importantly, voters' political ideologies not only affect their party preference and issue position, but are also a factor in voting decision. Therefore, except for the party voting model, the candidate-oriented voting model, and the issue voting model, we perhap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voting model, too.

Keywords: political ideology, Left-right political spectrum, party preference, political issues, voting choice, ideological voting

* Gradu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審查意見答覆

審委意見(一)

- 一、選民是否真正知道「左派～右派」的意涵？是很值得懷疑的事。
- 二、綠營的選民甚且認為民進黨還比國民黨右派；而新黨與親民黨被視為左派，顯然他們不甚瞭「左～右派」的內涵，其對各政黨的定位甚為凌亂。
- 三、圖2表示的不清晰，要仔細看或想才能想通，其改進方式有二：
 - 1.各政黨用不同的線條表示。
 - 2.乾脆不用線條而改用黑點（或句點）標示黨名。
- 四、p.57表1：N=978人，也算是大樣本。 $\therefore r = .07 \sim \pm .19$ 就達統計上顯著性，其間的相關顯著性可能受大樣本的影響。
- 五、「社福或自顧」與獨立或統一；環保或經發；改革或安定；左派或右派成負相關，表示原來想法是錯誤的，亦即社福應該較屬右派；而自己照顧較屬左派。
- 六、p.59～p.61的表3.1～3.4若以意識型態光譜位置（左派～右派）當作分母，政治議題當作分子，則似更能看出意識型態（左～右派）對政治議題看法之影響，這樣的邏輯似較合理；而不是如文中的分析，由政治議題來看其意識型態的光譜位置。

p.64第二段說，有48.37%的受訪者表示能夠在「左派～右派」量尺上自我定位，是「熟悉『左派』、『右派』的政治思考方式」。這句話恐失之太武斷。受訪者是否真的瞭解「左派」、「右派」的內涵，不無疑義。同段又言：「意識型態植基於議題的偏好」，意思似乎是議題的偏好影響（或形成）意識型態，感覺上似應倒過來才對，應是意識型態影響議題的偏好才合理。

審委意見(二)

作者題名「藍與綠：台灣選民的政治意識型態」，讀者預期會看到一個能夠區分「藍與綠」的意識型態，但是作者提供的是「左右意識型態」，然而評論者不以為「左右意識型態」是區分藍與綠的意識型態，文中所列的統計數據也並未表現出台灣選民真正能區別出所謂的「左右意識型態」。作者恐怕必須仔細斟酌當受訪者在被問到「左派～右派」問題的時候，是否真是學術上或西方國家習慣上所謂的「左右」？如果不是，那又是什麼？而且受訪者真的對「左右」有相同的認識嗎？作者恐怕必須對這些問題作一些釐清，接下來的分析才會有意義。同時作者列出藍綠選民有不同的「左右意識型

態」，但是這究竟意義何在？有何理論意涵？作者對這些問題似乎沒有提供說明。而這些問題似乎是以「藍與綠：台灣選民的政治意識型態」為題，起碼該給的交代。

第一，作者不知何以加入了「國家定位議題」、「經社建設議題」、「政府規模議題」、「社會發展議題」再作分析，究竟這些議題與作者所謂的意識型態有何關係？作者應該給予清楚的「理論意義」的說明，否則只是資料的堆砌，論文的意義與貢獻較為有限。

第二，作者既是使用二〇〇一年立委選舉的資料，何以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為投票抉擇的分析？因為二〇〇〇年的投票抉擇是使受訪者作回溯性的思考，較不準確，而且分析個案數也大幅減少（從該次調查受訪者原有2000個以上到只剩下388，見表4），如此恐怕產生嚴重的統計估計偏誤的問題，建議以立委選舉的政黨為依變數，如此既符合研究需要，分析個案數也比較不會嚴重縮水。

第三，表4所列第二行，RRR，意義為何？與一般列出估計值的方式不同，應說明清楚。同時對於統計數字的詮釋方式恐怕也有問題，譬如，p.62的第二段倒數第四行「選民投票支持宋張的機會就減少0.771倍，亦即降低22.9%」，請問「減少0.771倍」，怎麼會是「降低22.9%」？可能應該是「減少為0.771倍」，如此才會是「降低22.9%」，類似的問題還有，請斟酌修改。

表4中大多數的變數都不顯著，則作者的說明是建立在什麼上面？建議作者必須在仔細選取適當的變數，以作一個較適當的估計。

審委意見(三)

這是一篇題材相當新穎的作品，想要討論「政治意識型態（左 vs. 右）」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這大概是國內少數關於這個主題的作品，相當值得鼓勵，以下是幾點修改意見：

- (一)主要的問題在於文章結構的安排，既然焦點在於建立一個新的變項（政治意識型態，或稱之左 vs. 右），那麼應該以這個變項的討論為主，第參部分的第三節（第51頁起，至第55頁）關於議題的討論應該刪去，文章才不過於龐雜，失去焦點。
- (二)第肆部分意識型態光譜的「動態」，應該是討論意識型態的內容問題，也就是所謂左 vs. 右，在台灣的政治 context 之下其內涵為何，表1的各個議題與左 vs. 右的相關性，代表的是左派、右派的內涵嗎？作者的詮釋是所謂的相關性，又說是所謂的 constraint effect（「禁制」的中文翻譯不能接受），這兩個說法有相當的差異，這裡卻相等起來。簡言之，作者必須討論左 vs. 右在台灣政治論述的發展，其內涵為何，表

現為議題的態度與立場為何。

- (三)同樣的表3.1至表3.4的討論似乎不要緊，不如以一個迴歸模型來討論，選民左、右立場選擇的動機與內涵，之後再做左 vs. 右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比較恰當，
- (四)最重要的疑慮是，有五成以上的受訪者在左 vs. 右問題上不表態，這不但影響了這個题目的效度問題，也影響了「政治意識型態（左 vs. 右）」在臺灣政治行為研究的重要性問題，作者不如以一個「初探」的態度，來討論所謂「政治意識型態（左 vs. 右）」對於選民的意義為何，又有多少選民以這個尺度進行政治思考與判斷。
- (五)否則，在表4的投票模型中，分析的樣本僅剩388，是有效樣本中的六分之一弱，如何能進行母體推論，值得商榷。
- (六)最後，如果資料是來自於兩千零一年立委選後的訪查，那麼表4中以總統候選人的支持為依變項，相當不合理，應該以立委的政黨投票為對象。其他文中關於數字敘述過多，請摘要講即可，以增加可讀性。

論文審查意見的回覆

感謝三位評審委員的評審高見。依照評審意見，原文修正與補充如下：

1. 選民是否知道「左派－右派」的意涵等相關意見？
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基本上，不同社會對「左派－右派」的用法、或習慣上意涵會有不同，這問題依本文的資料是無法提供答案。本文除副標題加上「初探」文字外，另在第46頁、64頁、第66頁，加上：「近半數（48.37%）的受訪選民，知道「左派」、「右派」的政治用詞，然則他們是否真正知道「左派」、「右派」的意涵，也是值得懷疑的事。…」等文句，提醒讀者注意這個問題。
2. 表3.1－3.4改以橫行數據說明意識型態與四項政策議題之間關係。
3. 2001年立委選舉資料訂正為2000年總統選舉資料。
4. 本文使用「國家定位議題」、「經社建設議題」、「政府規模議題」、「社會發展議題」，只是標題性質，並無意觸及其「理論意義」的探討。
5. 表4「多項（類別）勝算對數模型」中的「RRR」是 Stata 軟體報表的用法，指的是在 mlogit 的運算中的相對風險比率，稱為勝算對數比，跟「成長曲線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中的 odds 值類似。原文修正為 Odds Ratio。
6. 第三部分的第三節與表3.1－3.4的討論，主要在討論選民的意識型態與政策議題之間的關係，其係假設選民的意識形態是以政策議題為取向的，這部分的討論除有檢證之用意之外，還想進一步指出選民「全體」、「藍軍」、「綠營」之間的分野，符合本文的架構，容許保留。
7. 若干文字用詞或文字敘述不妥當的，均予訂正，謝謝指正。